

真也

南腔北调集

鲁 迅

南腔北调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征求意见稿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五 卷

本书注释者：河北大学中文系

南 望 北 園 集

人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八 月 第 一 版

编 印 说 明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准备陆续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由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大学革命师生分别担任各书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为慎重起见，我们将视工作进行情况，陆续将各书注释初稿先行排印少量，专供征求意见之用。恳切希望同志们就本书各篇的题解和注释的内容、文字以至排印格式等各个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据以修改。修改意见请径寄我社鲁迅著作编辑室。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目 次

题记.....	1
---------	---

一九三二年

“非所计也”.....	9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12
我们不再受骗了	17
《竖琴》前记	21
论“第三种人”.....	28
“连环图画”辩护	35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42
《自选集》自序	46
《两地书》序言	51
祝中俄文字之交	57

一九三三年

听说梦	67
论“赴难”和“逃难”	72
学生和玉佛	78
为了忘却的纪念	80

谁的矛盾	94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97
《萧伯纳在上海》序	103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 考古学之一)	107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15
关于女人	121
真假堂吉呵德	124
《守常全集》题记	128
谈金圣叹	133
又论“第三种人”	139
“蜜蜂”与“蜜”	145
经验	148
谚语	151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155
沙	158
给文学社信	161
关于翻译	164
《一个人的受难》序	168
祝《涛声》	172
上海的少女	176
上海的儿童	178
“论语一年”	181
小品文的危机	190

九一八	195
偶成	201
漫与	205
世故三昧	210
谣言世家	214
关于妇女解放	218
火	221
论翻印木刻	225
《木刻创作法》序	230
作文秘诀	233
捣鬼心传	239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243
《总退却》序	246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249

题 记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象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1〕。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2〕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3〕，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

* 本书收入作者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所写的杂文五十一篇，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出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对外采取媚敌卖国的不抵抗政策；对内在向苏区加紧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加残酷地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当时各种反动文学流派喧嚣一时，特务、流氓和反革命阴谋家活动猖獗，进步书报受到查禁，进步文化团体屡被捣毁，革命作家横遭逮捕和杀害，鲁迅所受的迫害也日甚。但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灵活多变的形式，曲折迂回的笔法坚持战斗。本书所收的杂文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战斗篇章。《题记》说明了这个集子命名的缘由和编集的意图。

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爆，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4〕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了一本了。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5〕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一位喽罗儿〔6〕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H. L. Mencken)〔7〕相象，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每年出一本书就会象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8〕了。低能好象是也可以传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9〕；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10〕，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象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

久就整两年。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11]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12],《文学月报》^[13],《北斗》^[14],《现代》^[15],《涛声》^[16],《论语》^[17],《申报月刊》^[18],《文学》^[19]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

注 释

[1] 素描 原意为黑白线条画,是绘画习作的基础。这里指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出版消息》第四期所载《作家素描(八)·鲁迅》一文(署名美子)。其中奚落“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

[2] 《语丝》 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周刊,曾是鲁迅等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和“现代评论派”的主要阵地之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在上海停刊。所刊作品多形式短小,注重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鲁迅是其重要撰稿人和支持者,并一度担任主编。在它后期因“几乎不提时事”,致使鲁迅极为不满。

[3] 划一不二 一致、一律的意思。这里指文章的格调不能统一。

[4] 《五讲三嘘集》 参看本书《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5〕 梁实秋 浙江杭县人。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买办资产阶级文学社团新月派的重要成员。曾任山东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并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留学美国时，是白璧德的学生和吹捧者。他长期宣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反对革命，攻击革命文艺。

〔6〕 一位喽罗儿 指梅僧。他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三十一期上发表《鲁迅与 H.L. Mencken》一文，蓄意攻击鲁迅说：“曼肯（即门肯）平时在报章杂志掲載之文，自己甚为珍视，发表之后，再辑成册，印单行本。取名曰《偏见集》，厥后陆续汇集刊印，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无穷。犹鲁迅先生之杂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两册刊印问世。”

〔7〕 门肯（1880—1956） 又译孟肯、曼肯，美国文艺批评家、记者，曾主编杂志多种，对美国社会多所指责，影响较大。

〔8〕 白璧德（1865—1933）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提倡所谓“新人文主义”，即反动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复活欧洲古典文艺，攻击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著有《新拉奥孔》、《民主和领导》等。

〔9〕 梁实秋在为吴宓等译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据我所看见的 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鲁迅的话是针对梁的这些话而发的。

〔10〕 门肯和白璧德的文艺主张不同，曾展开论战。门肯在《偏见集》中批评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白璧德则讥讽门肯的现实主义为“蛆虫观点”。

〔11〕 《自由谈》 《申报》的副刊之一。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曾在该刊发表杂文，后来把这年一至五月所写的杂文，编为《伪自由书》，六至十一月的编为《准风月谈》。

〔12〕 《十字街头》 “左联”刊物之一，鲁迅和冯雪峰合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创刊，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被国民党反动政

府查禁，仅出三期。

〔13〕《文学月报》“左联”刊物之一，创刊时由姚蓬子主编，后由周起应(周扬)主编。一九三二年六月创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仅出六期。

〔14〕《北斗》月刊，“左联”刊物之一，丁玲主编。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八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

〔15〕《现代》月刊，施蛰存、杜衡(苏汶)合编。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五月停刊。是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文艺刊物。

〔16〕《涛声》周刊，曹聚仁主编，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停刊，共出六十九期。

〔17〕《论语》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是提倡“幽默小品”的资产阶级文艺刊物。

〔18〕《申报月刊》申报馆编辑和出版的综合性刊物。一九三二年七月创刊。

〔19〕《文学》月刊，当时的进步文学刊物，郑振铎、傅东华等编辑。一九三二年七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

。開三出對，檢查者

，餘生千多張由街買得，一土商所“買主”《學日學》(31)

日二十甲二三式一，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餘生(開國)買主買得

。開六出對，檢查者

甲一三式一，餘生(買主)一土商所“買主”，所氏《學日學》(31)

。餘生(買主)買得(買主)買得，開八章出對，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

正甲二三式一，總合(買主)買得，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餘生(買主)買得，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開三出對，檢查者

一，餘生(買主)買得，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十六出對，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開三

一，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開三出對，檢查者

三式一。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開三出對，檢查者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計四代六甲二三式一，所氏《學日學》(31)

一九三二年

新年第一号《申报》上，刊登了“孙友仁”的启事，全文如下：孙友仁，字子仁，浙江嘉兴人，现居上海，因事回籍，特此声明。孙友仁，字子仁，浙江嘉兴人，现居上海，因事回籍，特此声明。

孙友仁的启事，在《申报》上，引起了“孙友仁”的注意，他立即在《申报》上，刊登了“孙友仁”的启事，全文如下：孙友仁，字子仁，浙江嘉兴人，现居上海，因事回籍，特此声明。

孙友仁的启事，在《申报》上，引起了“孙友仁”的注意，他立即在《申报》上，刊登了“孙友仁”的启事，全文如下：孙友仁，字子仁，浙江嘉兴人，现居上海，因事回籍，特此声明。

孙友仁的启事，在《申报》上，引起了“孙友仁”的注意，他立即在《申报》上，刊登了“孙友仁”的启事，全文如下：孙友仁，字子仁，浙江嘉兴人，现居上海，因事回籍，特此声明。

孙友仁的启事，在《申报》上，引起了“孙友仁”的注意，他立即在《申报》上，刊登了“孙友仁”的启事，全文如下：孙友仁，字子仁，浙江嘉兴人，现居上海，因事回籍，特此声明。

孙友仁的启事，在《申报》上，引起了“孙友仁”的注意，他立即在《申报》上，刊登了“孙友仁”的启事，全文如下：孙友仁，字子仁，浙江嘉兴人，现居上海，因事回籍，特此声明。

一廿三二平

“非 所 计 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1〕(一月七日)用“要电”告诉我们：“闻陈(外交总长印友仁〔2〕)与芳泽〔3〕友谊甚深，外交界观察，芳泽回国任日外长，东省交涉〔4〕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

中国的外交界看惯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这样的“观察”，原也无足怪的。但从这一个“观察”中，又可以“观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电”告诉了我们：“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

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闻”告诉我们“陈友仁对东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白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得寸进尺，节节进犯。蒋介石一面奴颜婢膝地“上诉”国联，哀求“公理之判决”，一面想通过所谓“私人感情”和日方直接“交涉”；与此同时则又残酷镇压国内的抗日运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制造了大批屠杀请愿学生的“一二·七”惨案。本文结合当时报纸上的三则电讯，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些罪行，戳穿并嘲笑了他们所谓“积极抵抗”的欺骗宣传，启示人们在内外反动势力前必须丢掉幻想，坚决斗争。

省问题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张学良〔5〕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国联”〔6〕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国，专讲这些的，这真只得“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了。

也许爱国志士，又要上京请愿了罢。当然，“爱国热忱”，是“殊堪嘉许”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轨”，第二还是自己想一想，和内政部长卫戍司令诸大人“友谊”怎样，“私人感情”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内政界观察，是不但难“得一较好之解决”，而且——请恕我直言——恐怕仍旧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7〕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拟一宣言，结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然而又要觉悟这说的是真话。

一月八日。

注 释

〔1〕《中报》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在上海创刊的资产阶级报纸。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停刊。

〔2〕陈友仁(1875—1944) 广东顺德人。一九三二年初任国民党反动政府外交部长。旧时在官场或社交活动中，对人称字不称名。在文字上如称名时，则在名前加一“印”字，以示尊重。

〔3〕芳泽 即芳泽谦吉。曾任日本驻国民党反动政府公使，日本外相等职。